

古逸叢書 研究

馬月華 著

急就篇

漢黃門令史游撰

急就竒觚與衆異羅列諸物

名姓字分別部居不雜廁用

日約少誠快意勉力務之必

有喜請道其章宋延年鄭子

爾雅卷上

釋詁第一

釋訓第三

釋詁第一

初哉首基肇祖元

月哉
曰今終有德
天權與



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古逸叢書

研究

馬月華 著

急就篇

漢黃門令史

急就奇觚與衆異羅列諸物

名姓字分別部居不雜廁用

約少誠快意勉力務之必

爾雅卷

釋詁

釋詁

釋詁第一

初哉首基



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古逸叢書》研究 / 馬月華著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5.1
ISBN 978-7-301-25382-3

I . ①古… II . ①馬… III . ①古籍—中國—清代—叢書②《古逸叢書》—研究
IV . ① Z121.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5) 第 016522 號

北京市社會科學理論著作出版基金資助出版

| | |
|-------|--|
| 書名 | 《古逸叢書》研究 |
| 著作責任者 | 馬月華 著 |
| 責任編輯 | 王 應 |
| 標準書號 | ISBN 978-7-301-25382-3 |
| 出版發行 | 北京大學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 205 號 100871 |
| 網 址 |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學出版社 |
| 電子信箱 | zpup@pup.cn |
| 電 話 | 郵購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0672 編輯部 62756449 |
| 印刷者 | 北京大學印刷廠 |
| 經 銷 者 | 新華書店 |
| |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開本 14.75 印張 230 千字 |
| |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 定 價 | 36.00 圓 |

未經許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或抄襲本書之部分或全部內容。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舉報電話: 010-62752024 電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圖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 請與出版社聯繫, 電話: 010-62756370

前 言

本書在我的博士論文基礎上修訂而成。

清末黎庶昌、楊守敬輯刻的《古逸叢書》收集了一批保存在日本的珍稀漢籍，是中國近代學術史上具有重要影響的古籍叢書，迄今仍為學界廣泛利用。本書考察了揚州中國雕版印刷博物館所藏的《古逸叢書》現存板片以及中國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臺北故宮博物院和日本一些藏書機構的相關藏書，基本釐清了《古逸叢書》編印的緣起經過、各次印本、底本狀況以及對底本的校改等問題。

博士論文寫作期間，得到了很多師友的幫助，在此一併致謝：感謝北大古文獻中心的安平秋先生、楊忠先生、劉玉才先生等諸位老師的指導修改意見，感謝陳捷先生寄給我她與《古逸叢書》相關的一系列文章，感謝復旦大學圖書館楊光輝先生惠贈復旦藏元刻本《周易程傳》的部分書影，感謝揚州中國雕版印刷博物館的時任館長袁淮先生給予我閱覽《古逸叢書》板片的機會，感謝日本學者高橋智先生和美國學者艾思仁先生對論文的啟發性意見。

《古逸叢書》內容龐雜，本書涉及的版本比對和校勘的工作量相當大，由於條件限制，未能對《古逸叢書》全部板片做全面細緻考察，散落各機構的藏書亦未得窺全貌。儘管蒐集的材料基本能夠支持研究結論，但是難免遺珠之憾，希望將來有機會補充修正。水平所限，書中肯定存在着不少問題，敬請大家批評指正。

馬月華記於北京大學

二〇一四年七月

目 錄

| | | |
|--------------------|-------|-----|
| 一、《皇朝經世文編》 | 本行學本館 | 106 |
| 二、《法苑珠林》 | 本行學本館 | 107 |
| 三、《清心經》 | 本行學本館 | 108 |
| 四、《法苑珠林》 | 本行學本館 | 110 |
| 五、《法苑珠林》 | 本行學本館 | 113 |
| 六、《法苑珠林》 | 本行學本館 | 113 |
| 前 言 | | 1 |
| 緒 論 | | 1 |
| 一、研究緣起 | | 1 |
| 二、研究角度 | | 2 |
| 三、研究現狀 | | 3 |
| 第一章 黎庶昌、楊守敬與《古逸叢書》 | | 7 |
| 第一節 黎庶昌和他的藏書 | | 7 |
| 一、黎庶昌生平 | | 7 |
| 二、黎氏藏書 | | 10 |
| 第二節 楊守敬和他的藏書 | | 11 |
| 一、楊守敬生平 | | 11 |
| 二、楊氏藏書 | | 15 |
| 第二章 《古逸叢書》的刊刻及印本 | | 19 |
| 第一節 《古逸叢書》刊刻經過 | | 20 |
| 一、訪書準備 | | 20 |
| 二、選擇底本 | | 22 |
| 三、校正底本 | | 24 |
| 四、刊刻方式 | | 27 |
| 五、關於刻工 | | 30 |
| 六、審定校樣 | | 32 |
| 第二節 《古逸叢書》的印本 | | 34 |

| | |
|--------------------------|-----|
| 一、日本單行本 | 34 |
| 二、日本彙印本 | 41 |
| 三、上海縣署印本 | 44 |
| 四、蘇州書局印本 | 48 |
| 五、曹允源補刻印本 | 49 |
| 六、影印本 | 50 |
| 第三節 刊刻《古逸叢書》的遺憾 | 51 |
| 第三章 《古逸叢書》各書底本 | 55 |
| 第一節 以刻本原本為底本 | 58 |
| 一、詳注本《廣韻》 | 58 |
| 二、《太平寰宇記補闕》 | 64 |
| 三、《周易》 | 68 |
| 四、《楚辭》 | 72 |
| 五、略注本《廣韻》 | 73 |
| 六、《論語集解》 | 76 |
| 七、《孝經》 | 78 |
| 八、《韻鏡》 | 81 |
| 九、《急就篇》 | 82 |
| 第二節 以刻本的影抄本或傳抄本為底本 | 84 |
| 一、《爾雅》 | 84 |
| 二、《穀梁傳》 | 88 |
| 三、《荀子》 | 91 |
| 四、《尚書釋音》 | 93 |
| 五、《姓解》 | 95 |
| 六、《史略》 | 97 |
| 第三節 以舊抄本為底本 | 99 |
| 一、《玉燭寶典》 | 99 |
| 二、《瑯玉集》 | 104 |

| | |
|-------------------|-----|
| 三、《日本國見在書目》 | 106 |
| 四、《漢書》 | 107 |
| 五、《碣石調》 | 108 |
| 六、《天台山記》 | 110 |
| 第四節 以拼配之本爲底本 | 113 |
| 一、《莊子》 | 113 |
| 二、《玉篇》 | 115 |
| 三、《文館詞林》 | 120 |
| 四、《杜工部草堂詩箋》 | 123 |
| 五、《老子道德經》 | 126 |
| 第四章 《古逸叢書》校勘研究 | 129 |
| 第一節 黎庶昌的校改 | 131 |
| 一、詳注本《廣韻》 | 131 |
| 二、略注本《廣韻》 | 134 |
| 三、《杜詩》 | 137 |
| 第二節 楊守敬說明的校改 | 139 |
| 一、《莊子》 | 139 |
| 二、《論語集解》 | 140 |
| 三、《姓解》 | 144 |
| 四、《史略》 | 147 |
| 第三節 未作說明的校改 | 155 |
| 一、《爾雅》 | 156 |
| 二、《周易程傳》 | 159 |
| 三、《玉篇》 | 169 |
| 四、《太平寰宇記補闕》 | 174 |
| 五、《穀梁傳》 | 175 |
| 第四節 楊守敬說明不改但實際有校改 | 177 |
| 第五節 未作主觀校改的例子 | 182 |

| | | |
|-----|-------------------|-----|
| 101 | 一、《急就篇》 | 182 |
| 101 | 二、《孝經》 | 183 |
| 101 | 三、《天台山記》 | 184 |
| 101 | 四、《碣石調》 | 185 |
| 111 | 總 結 | 187 |
| | | |
| 附錄一 |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楊守敬日本訪得之書 | 190 |
| 附錄二 | 《古逸叢書》各書底本存佚表 | 194 |
| 附錄三 | 《天台山記》文本特點 | 204 |
| 131 | 一、《天台山記》的旁注 | 205 |
| 131 | 二、《天台山記》的衍文誤字 | 206 |
| 131 | 三、《天台山記》的俗字和習慣用字 | 208 |
| 131 | 四、《天台山記》釋文 | 212 |
| | | |
| 161 | 主要參考文獻 | 224 |
| | | |
| 171 | 六、《古逸叢書》 | 224 |
| 181 | 七、《古逸叢書》 | 224 |
| 181 | 八、《古逸叢書》 | 224 |
| 181 | 九、《古逸叢書》 | 224 |
| 181 | 十、《古逸叢書》 | 224 |
| 181 | 十一、《古逸叢書》 | 224 |
| 181 | 十二、《古逸叢書》 | 224 |
| 181 | 十三、《古逸叢書》 | 224 |
| 181 | 十四、《古逸叢書》 | 224 |
| 181 | 十五、《古逸叢書》 | 224 |
| 181 | 十六、《古逸叢書》 | 224 |
| 181 | 十七、《古逸叢書》 | 224 |
| 181 | 十八、《古逸叢書》 | 224 |
| 181 | 十九、《古逸叢書》 | 224 |
| 181 | 二十、《古逸叢書》 | 224 |

緒 論

一、研究緣起

在今天的中國域外漢籍收藏中，日本是一個重要的國家。它的收藏中許多是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日本帝國主義者對我國文獻典籍掃蕩和掠奪之物，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在十九世紀中期以前的一千多年里，日本一直不斷輸入着中國的文獻典籍，因此其收藏本身也非常有特點。

中國學術界真正開始把流傳於日本的漢籍作為“學術”來加以考察，是在十九世紀末。^①這時正值晚清，由於各種歷史原因，訪書日本開始成為中國學界的一種潮流。在眾多的訪書者中，楊守敬是時間比較早而且訪書最為成功的一位。自光緒六年(1880)夏至光緒十年五月差滿歸國，楊守敬用四年時間就收藏古籍數十萬卷，宋元本、明刻本、舊抄本、和刻本數量眾多，其中不少為海內孤本，這在清代藏書家中是罕有倫匹的。

在此期間，楊守敬實際主持刊刻了《古逸叢書》二十六種，其中很多書就是流傳於日本而當時國內久已失傳之本。《古逸叢書》的刊刻對中國近代學術史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所刻各書被廣泛用於校勘等研究。同時，它也極大地刺激了中國學者去日本訪書的熱情，之後李盛鐸、羅振玉、董康等又繼有赴日訪書之舉。在《古逸叢書》之後，珍貴古籍的影印也成為風氣，僅以“續古逸叢書”為名的就有：1919年至1957年商務印書館張元濟主持影印《續古逸叢書》四十七種，1982年至1992年中華書局又影印出版《古逸叢書三編》四十三種等。這些影印古籍為研究者提供了很大便利，同時對珍貴古籍的流傳和保存也起了很好的作用。

① 嚴紹璣《日藏漢籍善本書錄·自序》，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然而，隨着近年古籍影印事業的發展和學界視野的逐漸開闊，我們發現《古逸叢書》在刊刻過程中存在着諸多問題。就拿《古逸叢書》之十三《覆元泰定本廣韻》來說。我們知道，元泰定本屬於《廣韻》版本系統中的略注本一系，是這一系統中現存較早之版本，音韻學家徵引頗多。而這一覆刻本的底本，今就藏於北京大學圖書館。將此底本與《古逸叢書》本校勘，發現《古逸叢書》本對底本的改動非常多，但是未作說明也未出校勘記，因此從文本可靠性角度說《古逸叢書》本根本不足憑信。北大本已於2005年12月由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作為“中華再造善本”之一種影印出版。按理說，它的出現完全可以代替《古逸叢書》本，然而遺憾的是，目前《廣韻》的研究者仍在使用《古逸叢書》本，如2007年6月由嶽麓書社出版的蔡夢麒《廣韻校釋》，2008年8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余迺永《新校互注宋本廣韻定稿本》等等。看來它的問題還遠未引起大家的重視。

由此我們不禁會問：除《覆元泰定本廣韻》外，《古逸叢書》中的其他書是否也對底本進行了校改？《古逸叢書》所收各書底本究竟是何版本？以今天的眼光來看《古逸叢書》，其各書還有版本價值嗎？此外，《古逸叢書》本身各次印本的不同以及黎庶昌、楊守敬藏書的來源和流向等問題也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課題。

二、研究角度

學界對《古逸叢書》已經有了不少研究，不過，這些研究的角度各不相同：有些致力於研究《古逸叢書》的日本刻工及它在版刻印刷史上的意義；有些側重於探討《古逸叢書》在中日兩國文化交流史上的意義；有些着力對《古逸叢書》中的某一書從文字、思想、內容等角度予以專門研究，等等。我們不可能也不擬對涉及《古逸叢書》的所有方面都作廣泛深入的研究，我們感興趣和主要想做的工作是：從文獻學的角度來考查《古逸叢書》，還原其刊刻經過，比較叢書各次印本，辨析叢書所收各書的底本，闡明其在今天的版本學價值以及使用時需要注意的一些問題。

三、研究現狀

以往對《古逸叢書》研究的成果是我們的基礎，下面根據本書所涉相關問題簡單介紹研究現狀。

黎庶昌其人，《清史稿》有傳，又有黃萬機《黎庶昌評傳》等書，黎庶昌的生平經歷及著述等可由此大致得到瞭解。黎氏藏書去向所知尚不多，目前所見有兩篇文章討論這一問題：一為劉雨濤《龔澤浦購買黎庶昌珍藏善本書》（《貴州文史叢刊》1992年第3期），一為陳捷《貴州省所藏與日本有關之典籍——以黎庶昌舊藏古籍的情況為中心》一文。（原文為日文，發表於2001年2月第17次國際“現存於中國的日本有關典籍和文化財產”主題學術研討會。）

楊守敬其人，由楊守敬自編並由其弟子熊會貞補編的《鄰蘇老人年譜》，是研究楊守敬生平經歷最重要的資料。不過，該譜比較簡略，僅一萬多字。後臺灣學者吳天任在此基礎上對楊守敬的事跡做了大量增訂，撰成《楊惺吾先生年譜》一書（臺灣藝文印書館，1975年）。近年楊守敬的族重孫楊世燦又撰有《楊守敬學術年譜》。楊守敬的著述頗多，謝承仁等編《楊守敬集》（共13冊，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楊氏著述大多集中於此。

關於《古逸叢書》的刊刻及各書底本、版本特點等，陝西師範大學賈二強先生1986年碩士論文《〈古逸叢書〉考》有過系統討論。賈先生論文由黃永年先生指導，資料詳實，論證嚴謹，本論文參考頗多。不過，該文主要從文獻記載對《古逸叢書》各書底本作分析，很少搜訪底本實存情況，也未對底本實物作仔細考察，且該論文撰作年代較早，不少資料尚未及見到。本書將在充分吸取其成果的基礎上，糾正其中不正確的說法，並補充新資料。

本書所利用的相關資料和研究成果主要可分為以下幾個部分。

第一部分，主持刊刻者自己的記錄。黎庶昌對《古逸叢書》刊刻情況的說明主要集中在《古逸叢書》卷前《敘目》以及《古逸叢書》各書卷後，這

些跋文皆收入黎氏《拙尊園叢稿》一書中。楊守敬跋文多附於《古逸叢書》各書卷後，後《日本訪書志》一書又收入更多相關跋文。民國十九年（1930）王重民先生曾遍錄當時他所經眼的楊守敬手跋，輯為《日本訪書志補》，又新增一些《古逸叢書》相關書跋。另外，楊守敬有一部手批《經籍訪古志》流傳於日本，其中有些批語涉及《古逸叢書》的刊刻及底本情況，長澤規矩也《楊惺吾日本訪書考》曾對這些資料作了詳細介紹（收入《長澤規矩也著作集：第二卷》，日本東京汲古書院，1982年）。

第二部分，楊守敬與日本當時一些學者的筆談記錄。陳捷先生指出，以往研究楊守敬在日本訪書這段經歷時“所利用的材料大多未超出《鄰蘇老人年譜》、《古逸叢書》跋文、《日本訪書志》及《日本訪書志補》等。事實上，在研究楊守敬的日本訪書活動時，除了上述為學者所熟知的材料外，尚有一些很有價值的記錄保存下來”。這些筆談資料，歸納起來約有以下幾種：第一種，楊守敬與森立之的筆談記錄《清客筆話》，陳捷整理，已收入《楊守敬集》第13冊，陳先生又撰有《關於〈清客筆話〉及其價值——日本所藏楊守敬資料解題之一》一文（《原學》第5輯）。第二種，楊守敬與巖谷修的筆談記錄，陳捷在《關於楊守敬與巖谷修筆談資料的初步考察——日本所藏楊守敬資料解題之二》一文中，有詳細整理和研究（《北京大學學報》1998年日本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特輯）。第三種，楊守敬與宮島誠一郎的筆談記錄，陳捷《楊守敬と宮島誠一郎の筆談録》一文有詳細整理和研究（《中國哲學研究》第12號，東京大學中國哲學研究會，1998年11月）。此外，陳捷《關於楊守敬與日本刻工木村嘉平交往的考察》一文（《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7輯），使我們對日本刻工木村嘉平有了更多了解，為深入研究《古逸叢書》的刊刻經過提供了重要資料。

第三部分，楊氏善本藏書的實存情況記錄。阿部隆一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對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楊氏觀海堂善本進行了全面調查，撰有《“中華民國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楊氏觀海堂善本解題》一文（收入《（增訂）中國訪書志》，日本東京汲古書院，1983年）。此外，臺灣學者趙飛鵬《觀海堂藏書研究》（臺北漢美圖書公司1991年初版，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5

年修訂版)也對觀海堂藏書的歷史以及實存情況作有研究。這些楊氏實存藏書的考察,是了解《古逸叢書》底本的重要參考資料。

第四部分,日藏善本書目錄。主要是澀江全善、森立之所編《經籍訪古志》和最近嚴紹盪先生編著的《日藏漢籍善本書錄》等書。

關於叢書在刊刻過程中對底本的校改問題。比較早注意到這一問題的,是日本學者長澤規矩也《〈古逸叢書〉的可靠性》一文(《長澤規矩也著作集:第一卷》,日本東京汲古書院,1982年)。長澤規矩也得到《爾雅》、《論語集解》和《杜工部草堂詩話》三種書的《古逸叢書》校樣本,將它們與《古逸叢書》定本比對,指出《古逸叢書》對底本皆作了校改。賈二強《〈古逸叢書〉考》論文中也簡單提到了元泰定本《廣韻》、《玉篇》等書對底本的校改,不過未作詳細討論。范志新《〈古逸叢書〉本〈爾雅〉之底本辨析》(《文獻》2008年第2期)一文認為《古逸叢書》本《爾雅》“是一經多次作偽之本”,儘管其結論和具體論證皆存在許多問題,但是范文提到《古逸叢書》本對底本的改動還是正確的。蘇芃《原本〈玉篇〉殘卷國內影印本述評》(《中國典籍與文化》2008年第4期)指出了《古逸叢書》本《玉篇》的校改問題。此外不少介紹《古逸叢書》的文章在提到其刊刻時也略會談到一些它的不足,這些討論多只是泛泛而談,沒有多少針對性和深入文本的分析。到目前為止,深入討論《古逸叢書》文本可靠性問題的文章還十分少見,全面為《古逸叢書》某一書作校勘的工作還未曾見到。本書的最後一章,將選擇《古逸叢書》中的部分書與底本作校勘。

本書附錄三討論《天台山記》的文本書寫特點。《天台山記》是一篇浙江天台地方志,唐徐靈府撰。關於此書的底本及刊刻情況,黎庶昌《古逸叢書·敘目》語焉不詳,楊守敬則未有任何記載。近年嚴紹盪先生編著的《日藏漢籍善本書錄》也未著錄《天台山記》的日本藏本。我們將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網上提供的日本平安時代(794—1192)抄本《天台山記》全部影像與《古逸叢書》本比較,發現《古逸叢書》本的字體、書法及所摹蟲蛀痕跡皆與國會圖書館本十分相似,國會圖書館本應即《古逸叢書》底本。前人為《天台山記》作釋文有三種:一為清陸心源釋文(見《唐文拾遺》卷五

十)，一為日本《大正藏》釋文，一為日本學者薄井俊二 2001 年以來所作釋文。我們在三種釋文的基礎上為《天台山記》作了新的釋文，並且討論了此本文字書寫特點，作為附錄附於本書之末。

第一章 黎庶昌、楊守敬與《古逸叢書》

《古逸叢書》的出版者署名為“遵義黎氏”，即黎庶昌，但是從各種資料中我們可以看出，《叢書》的實際主持刊刻者為楊守敬。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必須承認黎庶昌在叢書刊刻過程中起到的巨大作用。首先，是黎庶昌將這部叢書的刊刻作為一件正式的事情來做，以此事為契機，楊守敬得以安心地全力以赴來從事《古逸叢書》的刊刻。第二，《古逸叢書》刻資未用公款，而是主要由黎庶昌等人出資^①，“乃節三年薪俸萬數千金”^②。第三，在《古逸叢書》選擇底本和刊刻過程中，黎氏作了不少努力，並且叢書中也滲透着黎氏本人的許多意見。這些特點，隨着對《古逸叢書》討論的深入，讀者自明。因此，在本章第一節介紹《古逸叢書》的出版者時，我們對黎庶昌、楊守敬二人分別予以介紹。

第一節 黎庶昌和他的藏書

一、黎庶昌生平

黎庶昌，清末著名外交家和文學家，《清史稿》有傳。人們對黎庶昌的研究很多，專著有黃萬機先生的《黎庶昌評傳》，書末並附有《黎庶昌年譜簡編》，對其一生的主要經歷按年代描述。^③本節就據前人的這些研究簡單介紹黎氏生平。

① 光緒十年(1884)黎庶昌片奏：“此次刻資，係由經費存息及臣薪俸所餘項下取給，亦有長崎廣商鍾仕良、何獻揮捐助之款，概未動支公項，合併陳明。”（見清金武祥《粟香隨筆》三筆卷五所引，光緒刻本）

② 陳矩《東遊文稿·記遵義黎菴齋先生刊《古逸叢書》》，光緒十九年(1893)刻本。

③ 黃萬機《黎庶昌評傳》，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

黎庶昌(1837—1897)，字莼齋，貴州遵義人。“先世務農，自祖父黎安理仕至山東長山縣令，遵義黎氏才開始成爲仕宦之家。父兄輩也只任同知、訓導、州判、知州一類低級職官，而黎庶昌則官至駐外使節、川東道，進入中層官員地位，成爲黎氏這個低級官吏家庭中的跨灶之子。”^①

黎庶昌幼時家境貧寒，六歲喪父，主要由其長兄、伯父教讀。此外，表兄鄭珍、舅兄莫友芝也經常對黎庶昌的學業加以指點，鄭珍在經學和文學上皆有很深的造詣，而莫友芝則爲晚清著名版本目錄學家。少年的黎庶昌在這些領域皆有了良好的基礎。

咸豐年間，貴州各地相繼爆發起義，貴州的科舉考試因而停止舉行。咸豐十一年(1861)，黎庶昌到北京應順天鄉試，落第。第二年同治元年(1862)，黎庶昌參加恩科鄉試，又落第。不過很快，黎庶昌命運的轉機出現了。就在該年，發生了“星變”——異常的天文現象，清政府認爲這是現實求變的信號，於是下詔廣求朝野有識者之言。這時黎庶昌寫了《上皇帝書》^②，指陳時弊，暢談革除弊政方略。同治皇帝看過之後，特賞知縣，並分交曾國藩查遺。在此後的六年里，黎庶昌主要在曾氏幕府中幫辦文書事宜。期間，他向曾國藩學習散文作法，並與幕中許多文人學者多有交遊，與薛福成、張裕釗、吳汝綸等被稱爲“曾門四弟子”。

離開曾府之後，黎庶昌歷任吳江知縣、青浦知縣、揚州荷花池樁務及通州花布釐捐局樁務等職。光緒二年(1876)起，黎庶昌隨郭嵩燾出使英國任參贊，後又任德國、法國參贊等職。光緒七年，奉命出使日本，任欽差大臣，至光緒十年十二月以丁憂回國，這是黎氏第一次出使日本。這期間最重要的一項政績就是探知日本即將出兵朝鮮，電促北洋大臣發兵朝鮮，挫敗日軍占領朝鮮計劃。而《古逸叢書》二十六種也正是在黎庶昌的這次任上刊刻完成的。

對於《古逸叢書》的刊刻，黎氏有一種強烈的使命感，他在《古逸叢書·敘目》中說：

① 來新夏《黎庶昌對異域古籍搜刊的貢獻》，《北京圖書館館刊》1993年第2期。

② 即《上穆宗毅皇帝書》，已收入《拙尊園叢稿》，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金陵狀元閣刻本。

予使日本之明年，得古書若干種，謀次第播行，屬楊君星吾任校刻。惟夫古籍之僅存，兵燹腐蠹之無常，其勢不日趨散亡不止。學士大夫雖病之而無術以免，惟好之而即求，求之而即傳，差足救敝於後。予非苟爲其難也，古書之流遺，何幸復見於異邦，而自予得之，且以付刊焉。予亦不自知所以然，庸詎知非天之有意斯文而啓予贊其始也！予患不學久矣，今天假此使事歲月，俾得從事讀書，不可謂非厚幸。子曰“好古敏以求之”，請自茲始。……古書之不亡，古人之精神自寄之，豈予所能增重而獨至，蒐輯之貴似若有默以畀予者，固不敢不勉也。

而《古逸叢書》完成之後，它也確實成爲黎庶昌一生的標誌性成果之一。

光緒十三年十一月黎庶昌再赴日本任欽差大臣，光緒十六年九月任期屆滿，是其第二次出使日本。光緒十七年十月至光緒二十一年，任四川川東兵備道員兼重慶海關監督。這期間，他裁汰陳規，倡辦實業，修建病院；又開辦洋務學堂，培植英才，並選送一批優秀生出洋留學英、法諸國；他捐出薪金在重慶修建雲貴會館，以擴大西南諸省商務活動，政績卓著。光緒二十一年，黎庶昌返回遵義故居養病，光緒二十三年逝世於沙灘舊宅。

黎庶昌很滿意自己所選擇的人生道路，曾自述其宦跡^①：

年二十六而應詔上書言事，頗自傳于蘇子瞻、陳同甫一流；二十七而從軍江、皖；三十四而館符治縣；四十而奉使出洋，今十五年於茲矣。

黎庶昌著述頗多，詳見黃萬機《黎庶昌評傳》後所附《黎庶昌著作簡介》。與本論文相關的主要是其《拙尊園叢稿》一書。《拙尊園叢稿》六卷，爲黎氏奏議、書札、墓誌、序跋、考據、遊記等的彙錄，其中與《古逸叢書》相關跋文有三篇：《古逸叢書·敘目》、《書原本玉篇後》、《跋日本津藩有造館本正平本論語集解》。這三篇中，《古逸叢書·敘目》又附於光緒二十一年《古逸叢書》卷首，《書原本玉篇後》亦已附於《古逸叢書》之十一“影舊鈔卷子原本玉篇零卷”卷後。此書有清光緒十九年上海醉六堂石印本和光緒二十一年金陵狀元閣刻本。

^① 黎庶昌《答李勉林觀察書》，見《拙尊園叢稿》卷第二十四葉，光緒二十一年金陵狀元閣刻本。